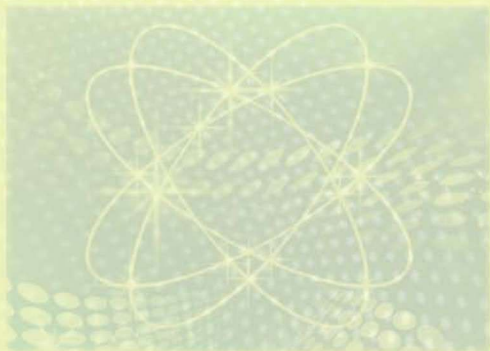
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南 北 极

穆时英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

辽 海 出 版 社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南 北 极

穆时英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北极：穆时英作品精选/萧枫主编. —沈阳：辽海出版社，2009. 2

(感悟文学大师经典：2)

ISBN 978—7—5451—0329—8

I. 南… II. 萧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5515 号

辽 海 出 版 社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375 字数：11860 千字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孙德军 于文海 陈晓玉

定价：2980.00 元 (全 100 册)

前 言

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、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，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启迪作用，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，增长我们的知识，陶冶我们的情操。

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，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，记载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，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、生活的体验与思考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工程师，能够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，给予我们心灵鸡汤般的精神滋养。

这正如泰戈尔在谈到文学与我们人类未来的关系时所说：“用文学去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。”

为此，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《感悟文学大师经典》丛书，主要收录了鲁迅、郑振铎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鲁彦、梁遇春、许地山、萧红、瞿秋白、闻一多、缪崇群、穆时英、丘东平、滕固、蒋光慈、叶紫、刘半农、邹韬奋、李叔同、苏曼殊、朱湘、柔石、庐隐、戴望舒、章衣萍、钱玄同、彭

家煌、刘云若、洪灵菲、石评梅、夏丐尊、胡也频等作家的一百部有影响的作品，既有诗歌、散文、杂文，评论，也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还有戏剧等作品，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，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生活，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，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品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本套丛书选文广泛、丰富，且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，既能增进广大读者阅读经典文学的乐趣，又能使我们体悟人生的智慧和生活哲理。

本套图书格调高雅，知识丰富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、权威性和系统性，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目 录

南 北 极	(1)
莲 花 落	(28)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	(34)
夜	(63)
上海的狐步舞	(73)
圣处女的感情	(87)
某 夫 人	(95)
手 指	(103)

南 北 极

第一节

这些声音，这些脸，这些错杂的街头风景，全是熟极了的。

跳下了电车，卖票的把门喀的关上，叮叮两声，电车就开去了。走到人行道上，便把咬在嘴里的车票扔了，笑着。拐角那儿那家绸缎铺子上的西乐队把大喇叭冲着他吹：

“正月里来是新春……”

鼓，有气没力的咯咯地敲着；便顺着那拍子走。没走上多远，当的一声儿，铁杓敲在锅沿上，一笼饽饽腾着热气在他前面搬了过去——到饽饽铺子了。过去就是老虎灶带茶馆，水在大锅子里尽沸，一个穿了围裙的胖子把铜杓子竖在灶上，一只手撑着腰，站在那儿。那边桌子上是把脚践到长凳上在喝茶的人。老虎灶的隔壁是条肮脏的小胡同。

到家了！更走得快。

那条小胡同，一眼望进去，只见挤满了屋子。屋瓦褪了色，没有砖墙只有板壁的平房。屋檐下全挂满了晾着的衣服，大门前摆满了竹椅子；自来水哗哗地开着溅得满地的水，一个小姑娘蹲在前面绞湿褂子。这边儿是一大堆人聚在那儿说闲话儿，那边儿又是一大堆人在那儿抹骨牌，还有许多人站在后边儿瞧。过去点儿是一伙孩子在地上滚铜子；一条竹竿，从这边屋上横到那边屋上，上面挂着条裤子，裤管恰巧碰着他们的脑袋。

这许多全是他的老朋友；那些屋子，那些铺地的青石板，在地上滚的铜子，横在屋上的竹竿，他认识了他们有十多年了。他也不站住了瞧抹牌，也不站住了跟人家说几句话儿，只跟这个，跟那个，点了点头，招呼了一下，急着跨大步向里边儿走去。他知道翠娟和孩子在家里等他。第一家，第二家……他知道第八家的门上贴着个斗大的财字，第九家的格子窗的糊窗纸破了一个窟窿，到了第十家，他就一脚迈了进去，马上满心欢喜地嚷着：

“宝贝儿来！爹抱。”

孩子正抱着桌子的腿，望着那扇往后进屋去的门，听见了他的声音，就叉巴着两条小胖腿，撒开了胳膊跑了过来，嘻开了嘴。他一把抱起了孩子，发疯似的，亲着他的脸，手，脖子，嘴里含含糊糊的哼着：

“宝贝！乖孩子！爹疼你！”

“爹——妈……嗯——

指着门，用没有虎牙的嘴告他爹，说妈在里边。妈却端着面盆跑出来了，把面盆放在桌上，拼着命把孩子抢过去了。孩子拿手比着：

“爹！宝贝拿着碗，”指着碗，“碗——碰！”把手一放，是说把碗扔在地上碎了。“妈——骂！”绷着脸，撇着嘴，说妈骂他。

爹和妈全笑了起来。等爹把脸沉到面盆里边，他又结结巴巴的跟妈说话儿。他摸着妈的下巴：“爹有胡髭。宝贝——”亲着妈的脸，手，脖子，“宝贝——疼！”告诉妈说爹的胡髭把他刺痛了。在水里的爹的脸也笑着。

洗了脸，尽逗着孩子玩。翠娟在里边烧饭，烟冒到前面来了。他闻着那刺鼻的烟味，也闻着在锅里爆的鱼香。瞧着挂在壁上的月份牌上面的人模糊下去，慢慢儿地只瞧得见孩子的眼珠子在那儿发光啦。天是晚了。就开了电灯。黯淡的灯光照到褪了色的板壁上，板壁上的漆已经掉了几块。他望着那旧桌子，在这上面他已经吃过十多年饭了；孩子望着壁上的大影子。翠娟端了菜出来，瞧见孩子在瞧影子，就说：

“阿炳，别瞧影子，回头半晚上又拉尿。”

孩子瞧见了妈，就从爹那儿挣扎了出来，跟着妈跑到里边，捧着只小饭碗出来，爬在桌边上跪着，嗯嗯的闹。孩子吃了进去又吐出来，吐了出来再吃

进去，还箝菜给爹吃，一送送到他鼻子那儿，吃了半碗就不吃了，跪在凳上瞧爹和妈吃饭。

吃了饭，翠娟去收拾碗筷，他就坐着抽烟，一面哄孩子睡到床上去。孩子睁大着眼不想睡，尽和他闹，把被窝全跌开了，乐得眼泪直淌。他吓他，说老虎精在门外等着呢，再不睡就要来吃人了。他索性要他讲起老虎精的故事来啦。他给他缠得没法，就叫翠娟。

“你瞧，宝贝不肯睡。”

翠娟在里边儿洗碗，洗盘子。收拾完了便走出来：

“宝贝，还不睡？”

坐到床沿上，拍着他，嘴里哼着：“妈妈疼宝贝……宝贝睡啦宝贝睡——爹爹疼宝贝……”

孩子慢慢儿的不作声了。翠娟替他把被窝扯扯好，轻轻的站了起来，蹑着脚走到桌子边坐了，两口儿谈谈白菜的价钱，厂里的新闻，和胡同里那一家生了儿子，谁和谁斗了嘴。

不一回儿，外面全静下啦。马路上只听得电车叮叮地驶了过去。猛的汽车喇叭鸣的嚷了声儿，接着便是督督地敲着竹筒卖馄饨的来咧。看了看手表，是九点多了，马上就打起呵欠来，想睡了。

“睡吧。”

翠娟笑了笑，去叠被窝，他就去把门关上，喝了口茶，又打个呵欠，就躺到床上。一翻身，把胳膊

膊搁到翠娟胸脯儿上，翠娟轻轻地打了他一下。他笑着；一回儿他便睡熟了。

第二节

第二天醒来，匆匆地洗了脸，在睡着的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，就往门外跑。街上站岗的巡捕还没来，冷清清的没一辆汽车，只有拉车的揉着眼，拉着空车在懒懒地走，穿红马夹的清道夫却已经在那儿扫马路了，一群群穿蓝大褂的，手里拿着刚买的早餐站在电车站在那儿等车。

坐在拖车里，打呵欠的人，打盹的人，揉着眼的人他全没瞧见，他只想着他的掉了漆的板壁，没虎牙的孩子和翠娟。望着窗外，街上慢慢儿地热闹了起来。还是时候不早了呢？还是车从冷静的地方儿驶到热闹的地方儿来了呢？他全不管。他有一个家，一个媳妇和一个孩子！

进了机器间他不敢再想了。他留神着那大轮子，他瞧见过许多人给它的牙齿咬断了腿，咬断了胳膊，咬断了脖子的。他不能叫它沾到他的身子。要是他给它咬断了什么的话？——他不会忘记他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媳妇。可是真的他断了一条胳膊呢？大轮子隆隆地闹着，雪亮的牙齿露着，望着他。他瞧见它喀的一声儿，他倒了下去，血直冒，胳膊掉在一边……他喘了口气，不能往下想。断了条胳膊的人

是怎么的？不能做工，不能赚钱，可是肚子还是要吃饭的，孩子还是要生下来的，房钱还是要出的，天还是要下雪的——

“要是有这么一天给大轮子咬断了什么呢！”——见到大轮子就这么地想着，跑到家里，见到那掉了漆的墙，见到那低低的天花板，也会这么地想起了的。想着想着，往后自家儿也慢慢儿的相信总有一天会闹出什么来了。老梦着自家儿断了条腿，成天的傻在家里，梦着媳妇跟他哭着闹，梦着孩子饿坏了，死啦，梦着……梦着许多事。在梦里他也知道是梦，急得一身冷汗，巴不得马上醒回来，一醒回来又心寒。可是心寒有吗用呢？他是成天的和大轮子在一块儿混的。

吃了晚饭，他们坐着说话。他尽瞧着翠娟。

“要是我给机器轧坏了，不能养家了，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别放屁！开口就没好话，那有的事——”

“譬如有这么一回事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！”

“我是说譬如有这回事——说说不相干的。”

他盯住了她的眼珠子瞧，想瞧出什么来似的。

“譬如吗？”停了一回儿。“那你说我该怎么呢？”

“你说呀！我要问你怎么办。”

“我吗？我还有怎么呢？去帮人，去做工来养活你们。”

他不作声。想。过了回儿说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难道骗你？”

他不说话，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说，你去嫁人——”

“屁！”

“我抱了孩子要饭去。”

“为什么说我去嫁人呢？你要我去嫁人吗？”

“你受不了艰穷。”

“屁！别再瞎说霸道，我不爱听。”

他不说话，又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晚上他睡不着。他瞧见自家儿撑着拐杖，抱着孩子，从这条街拐到那条街。

孩子哭了。翠娟含含糊糊的哼着，“宝贝睡啦宝贝睡……妈妈疼宝贝——”轻轻儿的拍着他；不一回儿娘儿俩都没声了。

他瞧见自家儿撑着拐杖，抱着孩子，从这条街拐到那条街。他听见孩子哭。他瞧见孩子死在他怀里。他瞧见自家儿坐在街沿上，捧着脑袋揪头发，拐杖靠在墙上。

猛的，他醒了回来。天亮了。他笑自家儿：“怯什么呀？”

他天天壮着胆笑自家儿：“怯什么呀？”逗着孩子过日子，日子很快的过去了。

是六月，闷热得厉害。晚上没好好的睡，叫蚊

子咬狠了，有点儿头昏脑涨的。他瞧着大轮子一动，那雪亮的钢刀，喀的砍下来，一下子就把那挺厚的砖切成两半。皮带隆隆的在半空中转，要转出火来似的。他瞧见一个金苍蝇尽在眼前飞。拿袖子抹抹汗。他听见许多的苍蝇在他脑袋里边直闹。眼前一阵花。身子往前一冲，瞧见那把刀直砍下来，他叫了一声儿，倒啦。

迷迷糊糊地想：“我抱了孩子要饭去。”便醒了回来。有人哭，那是翠娟，红肿着眼皮儿望他。他笑了一笑。

“哭什么？还没死呢！”

“全是你平日里胡说霸道，现在可应了。”

“你怎么跑来了？孩子扔在家里没人管！”

“你睡了两天，不会说话。你说，怎不急死我！”

“我说，你怎么跑来了，把孩子扔在家里——”

“我说呀，你怎么一下子会把胳膊伸到那里边去了？”

“真累赘，你怎么专跟我抢说话，不回我的话呀？我问你，孩子交给谁管着。”

“大姑在家里管着他。”

“姐姐吗？”

“对。姑丈和大伯伯上厂里要钱去了，这里医院要钱呢。”

“家里零用还有吧，我记得还有二十多块钱在那儿。”

她低下了脑袋去抹泪。

“可是，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“再说吧，还有一条胳膊咧。”

他望着她，心里想：“我抱着孩子要饭去吧。”一面就催她回去看孩子。她又坐了好久，也没话说，尽抹泪，一条手帕全湿了。他又催她，她才走。她走了，他就想起了拐角那儿的西乐队，饽饽铺子的铁杓敲在锅沿上的声音……老虎灶里的那个胖子还是把铜杓子竖在灶上站在那儿吧！接着便是那条小胡同，熟悉的小胡同，斗大的财字……他是躺在这儿，右胳膊剩了半段，从胳膊肘那儿齐齐地切断了，像砖那么平，那么光滑。

第二天，姐姐，哥，和姐夫全来了。他们先问他怎么会闹出那么的事来的，往后又讲孩子在家里要爹，他们给缠得没法，又讲到昨儿上厂里去要钱的事，说好不容易才见着厂长，求了半天，才承他赏了五十元钱，说厂里没这规矩，是他瞧你平日做人勤谨，他份外赏的，还叫工头给抽去了五元，多的全交给翠娟了。

“往后怎么过呢？”

听了这话，他闭着嘴望他们。他们全叫他瞧得把脑袋移了开去。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活总是要过的。”过了回儿又说：“我想稍微好了些，搬到家里养去，医院里住不起。”

“究竟身子要紧，钱是有限的，我们总能替你

想法。”

“不。现在是一个铜子要当一个铜子用了。”

在医院里住了两个礼拜。头几天翠娟天天来，坐在一旁抹泪，一条手帕全湿了才回去。往后倒也不哭了，只跟他谈谈孩子，谈谈以后的日子。她也从不说起钱，可是他从她的话里边听得出钱是快完了。那天她走进来时，还喘着气，满头的细汗珠子，脊梁盖儿全湿啦。

“怎么热得这个模样儿？”

“好远的路呢！”

“走来的吗？”

“不——是的，我嫌电车里挤得闷，又没多少路，反正没事，所以就走来了。”

“别哄我。是钱不够了，是不是？”

她不说话。

“是不是？”

猛的两颗泪珠掉下来啦，拿手帕掩着鼻子点了点头。

“还剩多少？”

“十五。可是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“厂里拿来的五十元钱呢？全用在医院里了吗？”

她哭得抽抽咽咽的。

“怎么啦？你用了吗？”

“大伯伯骗你的，怕你着急。厂里只争到三十元，这里用的全是他和姑丈去借来的。我们的二十

多，我没让他们知道。”

“哦！”想了想。“我明天搬回家去吧。”

“可是你伤口还没全好哪。”

“还是搬回去吧。”

他催着她回去了。明天早上，他哥来接他，坐了黄包车回去。他走过那家绸缎铺子，那家饽饽铺子，胡同还是和从前一样。走到胡同里边，邻舍们全望着他，望着他那条断了的胳膊。门那儿翠娟抱着孩子在那儿等着。孩子伸着胳膊叫爹。他把孩子抱了过来，才觉得自家儿是真的少了一条胳膊了。亲着孩子的脸，走到屋子里边，还是那掉了漆的墙壁，什么都没动，只是地板脏了些，天花板那儿挂着蛛网。他懂得翠娟没心思收拾屋子。孩子挣下地来，睁大着眼瞧他的胳膊。

“爹！”指着自家儿的胳膊给爹看。

“乖孩子！”

孩子的脑门下长满了痂子。只要孩子在，就是断了条胳膊还是要活下去的！这时候有些人跑进来问候他，他向他们道了谢。等他们走了，身子也觉得有点乏，便躺在床上。哥走的时候儿，还跟他说：“你要钱用，尽管跟我要。”他只想等伤再稍微好了些，就到厂里去看看。他还是可以做工的，只是不能再像别人那么又快又好罢咧。翠娟忽然叹了口气道：

“你真瘦狠咧。”